

成都话“哇字句”语用功能的形成^{*}

杜克华 陈振宇 陈振宁

提要 文章从多个方面对成都话“哇字句”进行分析,并运用“加权最少边地图”对调查的数据进行自动聚类分析,印证“哇字句”除了疑问,还有非疑问性陈述、感叹、祈使等用法,其中间过渡异常复杂。倾向性疑问应该是“哇字句”语法化的起点,后随句子的意外性加强,句子的否定功能也越来越强,最终“哇字句”跨过了边界,形成了以感叹功能为主的用法。

关键词 “哇”字句; 情景测试; 自动聚类; 语法化; 意外

一、成都话“哇字句”研究与有关现象

成都话是西南官话川黔片下成渝片的代表之一,其语气词系统有着鲜明的特点,历来是研究的难点,其中语气词“哇”是研究较多的一个。除了零散的论述外,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较为详细与系统地描述了“哇”的各种功能,首先把它归入“疑问语气词”,认为它类似于普通话中的“吗”;另外,它常用于是非形式的反问句,表责备、反诘;有时还表示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提出建议),含有较多委婉的祈使语气;它还可以用于选择问的前支之末。其后赵媛媛(2006)、林凌(2007)、谢光跃(2012)、刘艳梅(2012)等四篇硕士论文的观点也大同小异。^①

本文是第一次基于语料库的“哇字句”调查研究。语料库由五部成都话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批准号12AYY001)的资助,初稿曾在2015年“疑问范畴·篇章语法”(上海交大)论坛上宣读。一并感谢邓英树、王珏、王建、张和友、刘娅琼、李双剑及复旦大学语法沙龙中同仁们的修改意见。文中谬误之处,概由作者承担。

方言小说——桑格格《小时候》(以下简称《小》);马宁《幸福的耙耳朵》(以下简称《幸》);尤金 2009《有个烂眼名叫三娃》(以下简称《有》);腮边打网《上半身天使,下半身恶魔》(以下简称《上》);成都小李老师《声色成都》(以下简称《声》)构成,^②全部共约 49 万字,共得到 144 例“哇字句”。这些通俗小说具有口语性质的叙事文体,并且夹杂着大量的对话或独白,其风格与成都茶馆中“摆龙门阵”(讲故事/闲谈)的人际交往活动完全一致,因此能真实地反映句末语气词“哇”的真实使用情况。

此次调查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虽然“哇字句”在具体语篇中可以坍塌为一种具体的意义与功能,但“哇字句”的意义与功能十分模糊,很难精确“定位”,就像一团“意义云/功能云”弥散在一个或若干个语言子系统中。

“哇字句”所表疑问功能并非都是中性疑问,多属于“揣测问”,含有猜想性质。我们设计了表 1,把它发给母语是成都话的 50 个市民进行测试。^③

表 1 成都话是非问“哇字句”测试表

(背景故事一) 张三到了一个地方,他不知道好友李四是否已经来了,于是问另一位人物小王:	
A. 李四来了没有? ()	B. 李四来没来喔? ()
C. 李四来了哇? ()	D. 李四来了嗦? ()
(背景故事二) 张三听说李四有可能要到外地开会,于是问李四:	
A. 你是不是要去开会? ()	B. 你要去开会哇? ()
C. 你要去开会嗦? ()	D. 你要去开会嘛? ()

回收有效问卷 48 份,数据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哇字句”表疑问的测试数据

	A	B	C	D
背景故事一	15	13	20	0
背景故事二	0	47	1	0

据表 2,成都话中“不知而问”的“中性问”表达形式不是唯一的,可用“V-neg-V”或“V-neg”式,也可以用“哇”字句,且“哇”字句并不比正反问形式占有更大的优势;而“有所倾向”的“揣测问”却只能或基本上只用“哇”字句。更准确地讲,“哇”是跨界的,^④而正反问是真正的中性问。

另一个证据是,我们的语料中有 74 句都可以用否定性的 wh 词“哪儿/啥子(什么)……喔”来进行元语否定,占总数的 51%;如果将典型的非疑问用法(陈述、祈使)排除,则占 63%;如果再将责骂、嘲讽等难以回应的句子排除,则占了百分之 90% 以上。“哪儿/啥子(什么)……喔”的使用条件是,必须对对方的观点有较明确的认识,这时才能进行反驳。这说明成都话的“哇”表疑问的句子的确是倾向性非常强烈的非中性疑问,如:

(1) ——啥子呢,你喊我哇!

——哪儿喔! 我没有喊你。/啥子喔! 没有!

有的“哇字句”与猜想、询问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直接用于祈使,如例(2)、例(3),或陈述说话者的观点,如例(4)、例(5)。“哇”有两个读音:一般表疑问时,读阴平“[wa⁵⁵]”;在祈使与陈述用法时,又可读为阳平“[wa²⁴]”,二者有时是自由变体,仅有语气强弱的差异,有时则又似乎只能读阳平。

(2) 亲爱的,我决定亲自陪你去一趟,就是脚板跑大,眼睛挑花,也要给你买倒巴适的! 哎,耙哥,宝器,一起去哇 (《幸》)——阴平/阳平

(3) 嘿……你好久开始关心我了喃? 你今天找我嘛,肯定是说吕娃的事情嘛,说哇,他后头咋个跟你说的? (《上》)——阳平

(4) 徐烂问我晚上咋子,我说没得安排,他说那好,反正怕余震,回切也睡不稳当,约几个人出来到九眼桥酒吧头躲地震切,我说对哇,正好我也去九眼桥上一炷香。(《声》)——阳平

(5) 晚上回来,我婆凶神恶煞地要膨过来打我,我“嗖!”就钻到对门坡上去了。我婆在下面哭起哭起地骂:死娃娃勒死娃娃勒~我刚刚赶场买了付新蚊帐噻~是还没下水就遭你绞了咚大个洞哇~!

(《声》)——阴平/阳平

有的“哇字句”只是否定与辩驳,或表达嘲讽与责备等主观评价与感情,甚至还有单纯表感叹的用法,如:

(6) 也怪,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把靠背给她一放,她还真叻配合,我还没动,直接把脚抬到我脑壳边上,老子心头在想,你是在采阳补阴哇? 嘿……你还真叻的,不信锅儿是铁倒_{浇铸}的嚟 (《声》)

(7) 事后,三娃在小凤住过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件崭新的浅色条纹 T 恤,他晓得那是小凤买给他的。因为那个尺码就像是专门给三娃定做

的一般,三娃叹了一口气:还是小凤眼睛毒哇,好久都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了。(《有》)

(8) 哈哈哈哈哈,天哥,你以为人家好爱你哇?(《上》)

以前的研究者多把“哇”看成与普通话中的“吗”相类的语气词,但有时“哇”不能译为“吗”。有的“哇字句”同时与正反问形式“是不是”、具有反问性质的“咋个(怎么)”共现,这时只能译为普通话“啊”;也有与表猜测的“可能、肯定”共现的,这时表推测,只能译为普通话“吧”。

(9) 见粉丝妹跑了过来,帮到搬桌子,棒棒娃开起了玩笑:粉丝妹,你们爸是不是又去把你们妈柳倒,当超级耙耳朵去了哇?(《幸》)——啊

(10) 三娃摸着敲痛的脑壳,不甘心的又说“你就晓得说我,你呢?一说起刘寡妇咋个就闷起不开腔了哇?”(《有》)——啊

(11) 程菲接过烟又接过打火机笨拙的点燃,吸第一口就呛得眼泪花直流。“这一年才刚刚开始偷偷学到抽的,还没学会。主要是心烦的时候抽上一支。”“当富太太还烦?你可能一天到黑烦到起杂个把钱用得完哇?”(《有》)——吧

以上这些现象难以用“疑问语气词”这一范畴来描写解释。各种用法之间只存在着概率与倾向性上的差异,从语法化角度看,就是收敛度不好,因此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视野常常会干扰研究,造成所谓的“测不准现象”,即当先入为主从“疑问”范畴入手研究“哇”时,会觉得有关例句都是或大多是表疑问的;如果从“感叹”范畴入手,则又会觉得它们都是或大多是表示感叹的。特别是如基于自省材料及不充分调查的方言研究,更容易造成这样的被动局面。

为了不受或少受研究者预设的理论框架的束缚,以语言事实来说话,我们坚持自下而上,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顺序:先尽可能具体地体会每一个例句的意义与功能,尽可能细分小类;然后再将相似的小类逐步合并在一起,抽象概括出主要的类型,找出一些较小的规律;最后再提炼出更为普遍的规则,为语气系统的构造提出宏观的假设。在对具体例句的分析中,我们也坚持这一思路。

“模糊”(fuzziness)一般用来指词语的语义内容的模糊性,也可以指命题意义的模糊性、发音的模糊性等,不过语言系统也存在模糊性,即任何一个语言子系统,都是由若干基本的特征范畴构成,在两个相邻子系统的边界

处,常常存在着与双方都有关的特征,从而造成它们的交叉与冗余现象。由于这一“通道”的存在,从一个子系统可以衍射出相邻子系统的功能。同一个例句往往同时存在着多个侧面的解读,正是因为它可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语法子系统的共同作用者,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并不总是由一个决定另一个,需要更为客观地衡量它们的影响力大小。

有鉴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个例句直接划入某一子系统,这样会丧失其复杂性与真实性,即使是划入“询问、反问、评价”等较小一点的概念也不行,因为它们内部有不同的类型,且每一个概念都附带了很多理论上的束缚。我们需要尽力从更为基本的“特征”(features)入手去把握每一个例句。这些特征应该更为直观、更无争议,其取值更容易由母语者做出判断,并且它们与任何理论都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在最初分析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去区分这些特征的主次关系,这一工作应在进一步的抽象与概括之中进行。

如“哥老倌,耍哇?里面请”这句话用于招揽顾客,对其特征的研究发现:a.这是向来人打招呼;b.猜测“听者”可能是来玩的;c.这一猜测有根据但不完全确定;d.言者可能期待听者回答,但又可能不需要听者回答而直接按此猜测行事;e.具有邀请功能,而不管听者是否具有意愿。这一例句显然表明了猜测、邀请、招呼等之间的语用迁移关系,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类,而应该真实地记录它的诸特征及其取值——[猜测]+[邀请]+[打招呼]+[听者]+[意愿]+[弱确定]+[弱求答]。

二、“哇字句”调查的方面

我们从“信息来源”“语用目的”“话语言说的对象”“话语言说的内容”“话语褒贬性质”“确定性”“是否要求回答”等几个方面对一个个例句进行了具体分析。

信息来源分为三种“陈述”,指说话者对已经发生或双方都已知道的事进行的叙述,包括说话者讲述自己的事、自己的感受与意见等。“要求”,即说话者直接要求听话者做什么,包括提议听说双方做某事。“猜测”,指说话者对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事进行的估测和推理。

“陈述”从表面看是陈述句,但实际上这些“哇”字句几乎没有中性的叙述,都是表示“感慨、担心、不满、嘲讽”等语用目的的。从这一点讲,它们是

感叹句,其中有一小类表示说话者允诺对方的要求(即表达说话者的意见),又应看成祈使句的一种。

从句类看,“要求”属祈使句,这比较明确,不过为准确起见,这里不包括间接祈使,后者不是直接提出要求建议,而是通过陈述、疑问等方式间接提出要求,需要运用推理。

最为复杂的是“猜测”,它们有较中性的疑问句,但也有感叹句,还有少数担负着陈述与祈使的功能。

语用目的是对例句在实际语境中的语用功能的归类,显然它与信息来源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我们把它分为较多的小类:有的是用来表现较纯粹的询问,有的则用于回答前面的问句,有的是表现人际交往的功能(如打招呼、邀请、道歉、客气、威胁等),有的是祈使性功能(如较纯粹的命令、否定命令(禁止)、应诺、提议等),有的是表示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与感情(如负面感叹、中性感叹、正面感叹、否定评价等),还有一类则是用于提起下文。

- (12) 三娃捂着鼻子穿过油汪汪的猪肉铺子,上了楼来便看见了很多,很多人,很多打麻将的人。尽是一些爆烟子老头和无所事事的姆姆们。“耍哇?”一姆姆边搓麻将边头都不抬地问三娃。(《有》)——打招呼/邀请

- (13) 店老板:嘿,你还嘴嚼呢!工钱,火钳喔!
 耙哥:不给哇!老子去劳动局和消费者协会告你。(《幸》)——威胁

- (14) 这个吃得太多的叔叔姓陈,是老一批的大学生,分到学校教哲学,嫌累,自己找起关系去了教育局,后来教育局跨杆了就去守大门,由于守大门的收入还不够他吃,就自己弄了辆偏三轮去三环路外拉客。不要看踩偏三轮哇,一天运气好还是要拣些钱。(《小》)——否定命令/感叹

- (15) 徐烂一听这个话,没有给我们留空间,直接接上来:“你娃想挨打嗦,在建哥哇?建哥开力帆320???老子说句老实话,他不配,他的气质还差了点哈,驾驭不到哈,你说是不是墓墓?哈哈哈哈哈”。(《声》)——负面感叹

- (16) 洗脚妹大加恭维:师傅,你唱的啥子喔,好好耍喔!
 甘江斗越加兴奋:还好听哇,我们还是有点艺术细胞喔!
 (《幸》)——正面感叹/客气

为了分析上述复杂关系,有必要考察例句的语义和语用性质。

首先,要考察语句的内容,包括三个维度:

维度一是关于谁的信息,有“听者”“说者”“听说双方”和“第三方”四种。在“猜测”中,被猜测的对象基本都是关于听者与第三方的,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与说话者自己有关。

维度二是语句的褒贬色彩,分为中性句、消极句与积极句,主要由其语义内容反映。其中中性句与消极句各大约占一半,积极句极少。

维度三是语句所说的方面,有感受、行为、话语、情况、身份、意见、意愿等方面。

(17) 有时候真的说不得,刚骂完她,电话就响了,是个陌生电话。“喂,
帅哥 X 哇? 猜猜我是谁啊?”标准的川普在我耳朵旁边响起,一听
声音就晓得是她。(《上》)——听者身份

(18) 对了嘛,你们两个刚才还说得那么油爆爆的得嘛,现在,咋个的呢?
焉了哇! (《幸》)——听者情况

(19) 王宝器:这样子不多于好喔,有点像啥子婚托哇! 张大姐:咳,管
它啥子婚托不婚托,你就把它当工作!哎,见一次面,一包烟钱加
一顿饭钱,一共 20 元,干不干! (《幸》)——说者行为

(20) 你 MDP,出来就遇到这种瘟神,想搅黄老子的好事情哇?
(《声》)——听者意愿

有的语句具有特殊内容,在调查中主要发现两种。

一种是讲述一种夸张虚构的情况或夸张虚构的意愿,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能为真的,所以说它们,显然不是出于信息交流的目的,而仅仅是用来表示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21) 装嘛装,果果嘛,回来了嗦?现在才联系我?想起我了嗦?你可以
哦,你过得是外星日历哇? 说的一个星期,这都 20 多天了,我每天
都看到日历在倒计时哦,我还以为你坠机搞了个机毁人亡,结果每
天看网上又没得坠机的消息的嘛。(《声》)——夸张虚构的听者
情况

(22) “喊你过来就是给你解决你那个烂车子的问题三。”徐烂一边说一
边把我朝大堂吼头推,我看到大堂吧坐了 2 个人,估计是刚才和徐
烂一起喝茶的。

“啥子意思,你要给我的福美来加翅膀儿哇?”老子逗他。

(《声》)——夸张虚构的听者意愿

另一种是杜克华、陈振宇(2015)提出的“间接推测”范畴,即:a.说话者认为[他人认为[事情应该是X]]。b.说话者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人(主要是指听者)是错的(我对你错或我对他错),所以有对他人进行“质问、责难、否定”的语气。在“哇”字句中,这一点也很突出,主要标记是出现了“你以为、你认为、你觉得”“等于”等成分,而所有这些内容不是否定评价,就是通过夸张虚构以表达对听者的嘲讽、责备:

(23) 你以为郭嘉的咪咪随便莫得哇。(《声》)

(24) 现在看来,那二年的妹儿也没得几个吃素叻,你以为你把人家哈到了哇。(《声》)

(25) 啥子呢?8、90万,你疯了嗦,老瓜娃子,买那么贵的捞球哦,等于8、90万的就不是四个滚滚儿一个壳壳了哇?你钱用不完了嗦,拿来我帮你烧三。(《声》)

其次,在上述基础上,调查例句的确定性与求答性。“确定”与“求答”是两个不同的侧面。前者指说话者对自己猜测的内容能不能予以确定,是说话者自身的内在性质,至少可分为三个层次——“确定”“不确定”与介于其间的“弱确定”;而后者指是否要求听话者对相应的命题内容进行回答,做出澄清,是外显的人际关系语力,也至少可分为“求答”“不求答”与“弱求答”。这两个侧面一般有无标记的对应关系:

确定——不求答 弱确定——弱求答 不确定——求答

陈述与直接祈使肯定是确定而不求答的,猜测则有各种可能。实际的语料存在错综复杂的情况,弱确定可能不需要对方回答,而确定时也会有意要求对方进行回答。这种求答与不确定时的求答有重大的区别,后者很可能构成询问,而前者仅仅是人际互动功能。如下例中甘江斗实际上是很确定对方的确要说这一句,但仍希望对方应答一下,这仅仅是为了保持会话的继续进行,从而引出下文:

(26) 王宝器:凤姐、江斗,我,我简直,我简直有苦倒不出来啊!

甘江斗:我帮你说嘛,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想说这一句哇。

(《幸》)

三、对“哇字句”调查结果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语料中的上述特征取值共有 71 种搭配方式,代表了 71 种最小的句子类型,有的类型只有 1 个例句,多的也不过有 9、10 或 13 个例句。这说明在实际语料中,大多数语句之间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的,相似度普遍地并不很高,因此我们说“哇字句”系统模糊、收敛度不高。

我们采用陈振宇、陈振宁(2015)的“加权最少边地图”对调查的数据进行自动聚类分析,^⑤其结果如图 1 所示(图中的编号为 71 个最小类型的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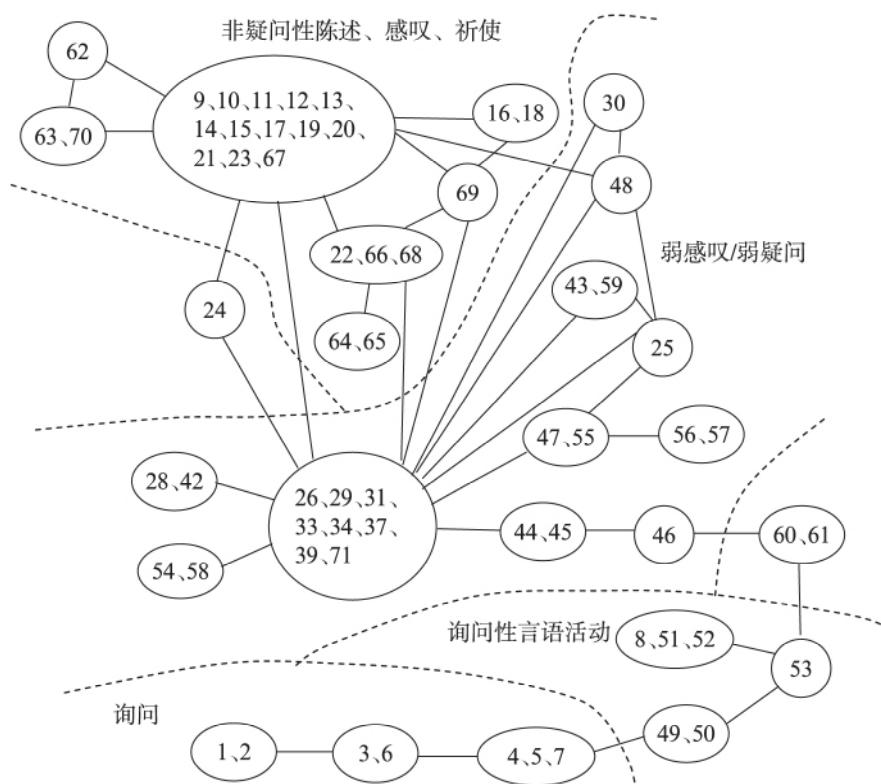


图1 “哇字句”自动聚类结果

在自动聚类的基础上,根据各类型的特征取值,进一步将最小类型合并为几个较大的类型,称为“中间类型”(在图1中用虚线划出)。不过有个别情况难以决定归属,只好作为“其他”处理。从图中连线可以看出,“询问”与“非疑问性祈使、陈述、感叹”构成了两个极端,而其他中间类型则介于二者之间。

询问这一类型的典型特征取值组合是“[猜测]+[不确定]+[求答]”,另外大多是关于听者情况的,也有一些是第三者的,色彩基本都是中性语,如:

(27) “喂,晚上吃鱼哇?”我给吕娃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刚发出去,手机收到了吕娃的短信,内容只有一个字……“鱼”。(《上》)

(28) 对方把我盯了两眼,不敢确认的问我“你……你是王微微他们哥哇”(《声》)

询问性言语活动基本上是邀请或打招呼,上文多个例句都已反映了这一点。

弱感叹同时有具有弱疑问的意味,与询问相比,它们也都是猜测,但往往是“[弱确定]+[弱求答]”,因为其语句大多是有特定色彩的消极语或积极语,有不少例句是关于对方意愿的,所以它更倾向于表达说话者的主观认识与态度,之所以多少会要求对方作答,是因为其评价还不是太有把握,需要对方多少予以回应:

(29) 李晶磊在则边开始冒皮皮了,他把烟一丢,指到何胖娃儿说“你娃编故事哇,我比你先去红星路上班,我都不晓得了。”(《声》)

(30) 三娃有些不好意思“老万,我都不晓得咋个谢你咯。这盘肯定用
了不少票子哇”(《有》)

在完全非询问性的类型中,陈述、祈使、提议前文已述,这里主要分析强感叹,其典型特征组合是“[猜测]+[确定]+[不求答]”,其语句大都是消极语,是关于听者的,并充斥着很多夸张虚构的内容,语用功能以“嘲讽、责难、否定”等负面感叹为多。

(31) 你个老瓜娃子,凉山州里头也地震了哇?那么早就给老子打电话?(《声》)

(32) “老衲说过不要后代同各位的后代生活在……”
“日你仙人又开始了哇????又想喝了是不是”(《上》)

例(31)中,言者根本不是要询问对方“凉山州里头是不是发生了地震”,也不是反问,因为这件事根本就是虚构的。结合语境来看,凉山州地震本没有发生,言者是用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来否定听者那么早就给自己打电话的理由,并由语用否定而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例32也是如此,根本不具有任何询问性,而是对对方又开始唠叨的极度反对。

最后,按例句的实际多少,我们给出各种中间类型的分布情况(见图2)。可以看到,弱感叹才是“哇”字句最常见的使用区域,占了将近40%的比例;其次是强感叹,达26%,而如果加上陈述、祈使等,还会更高;询问与询问性言语行为则合计占将近30%的比例。^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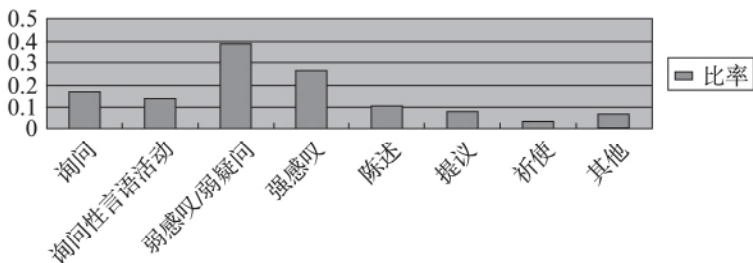


图2 “哇”字句各种用法的例句分布情况

四、对语气词“哇”的功能解释

我们认为,汉语语气词的真实使用应该是“弥散”(dispersive)的,这正反映在上述统计数据中。如果我们承认语言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结晶体,是在言语社团内部“互动”(interaction)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时状态,那么一个语法成分的意义与功能也一定是动态的,我们所总结的规律也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首先,根据调查数据,利用“加权最少边地图”分析方法,我们绘制出了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到,“哇”最重要的特征取值是“听者”,这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人际互动”功能;以“听者”为界分为两大丛,上面是以“猜测”为核心的一丛,它与更多的疑问性特征取值相关联,下面是以“确定”为核心的一丛,它与更多的非疑问性特征取值相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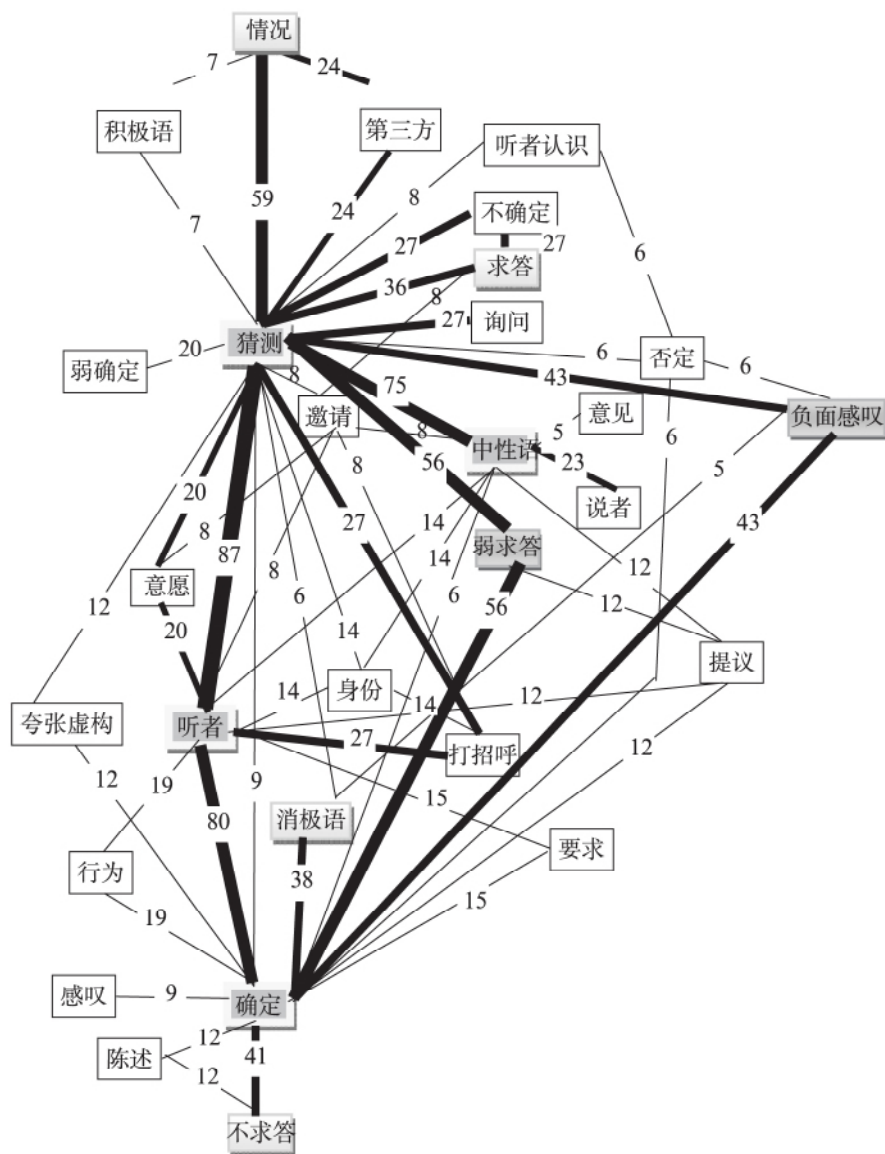


图3 成都话语气词“哇”诸特征取值之间的关联情况

陈振宇、杜克华(2015)在“意外三角”理论中,阐述了汉语疑问、感叹、否定借助“意外”这一桥梁彼此向对方转化的理论,认为与“意外”有关的语用迁移至少有以下几条(“主”表示主要功能,“次”表示次要功能):

- 1) 疑问 + 意外 → [主]语用否定 + [次]说话者指向感叹

2) 感叹 + 强意外——→[主]语用否定 + [次]趋向性疑问

3) 感叹 + 弱意外——→[主]趋向性疑问 + [次]语用否定

我们认为成都话“哇字句”正是从倾向性疑问(言者对真假已有倾向性认识,即对听者的情况、意愿等的猜测)入手,向语用否定性的感叹发展,最终到达纯粹的感叹/祈使功能。其根本动因是,在现实的成都话使用中,大量的“哇字句”都具有“意外”色彩,从而造成了语用迁移。

当“哇字句”没有任何意外时,表现的是询问功能(虽然多为趋向性疑问),包括疑问性言语活动。当“哇字句”有了弱意外的特征时,虽仍可表趋向性疑问,但说话者是趋向于否认这一事实或这一事实的合理性,由此导致了大量的负面感叹功能的出现。更进一步,当“哇字句”有强意外时,语句感情色彩越发浓厚,甚至出现了夸张虚拟的种种特殊的内容,句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主观性标记(包括“是不是”类、“你认为”类、俗语等)。“哇字句”的意外性越强,句子的否定功能也会越来越强,“哇字句”最终会跨过边界,成为以感叹功能为主的结构,不过此时依然多少保留有疑问的残余。最后,语法化程度的加深,导致了语音的变化,阳平读音的出现使“哇”完全摆脱了疑问功能的影响,彻底进入感叹性陈述与祈使的领域。

附注

- ① 张一舟先生、张清源先生、邓英树先生都是成都话语法研究的前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恩师邓英树先生嘱学生对成都话部分语法做进一步探究。
- ② “𪛗”,音[pa⁵⁵],“软”义。语料库由杜克华负责建立。
- ③ 我们受 Dahl 在 *Tense and aspect system*(《体貌系统》)中研究时间系统时用的 156 个场景测试(appendix 部分: 198—205)的启发,把被测试的语义信息设定成背景故事中的“焦点信息”,再针对焦点信息列出被调查语言中几个容易混淆的表达句式来表达,最后让被调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来测试。这种调查方法暂且称之为“情景测试法”。
- ④ 郭锐(2000)在把言者潜知中“吗”的真值分为五级的基础上,证实了普通话“吗”问句的确信度及疑问程度有很大的伸缩范围。张谊生(2002)、屈承熹(2006)、卢英顺(2007)、徐晶凝(2008)在分析普通话语气词“吧”时都有过“用在陈述句末尾的‘吧’表示‘信疑之间’的语气”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成都话“哇”是非问的疑问功能有一个更大的伸缩范围,它覆盖了普通话语气词“吗”和“吧”的疑问功能。但“吧”能舒缓语气(王珏 2014),“哇”则几乎不具有舒缓语气的功能,却普遍地用于强化语气,这又与“吧”很不一样。可见,揣测问并不必然是舒缓语气的。

- ⑤ 本文有关的计算软件由陈振宁编写,可在“永新语言学”网站(<http://www.newlinguistics.org/>) 免费使用。
- ⑥ 笔者也曾怀疑以往研究者调查时不大可能出现这样大的偏差,又特意对老派成都人再次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用“哇”是非问时,确实与新派有明显的差别,他们“不知而问”的用法明显偏多,也许这种情况与语法演变相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陈振宇(2008) 现代汉语中的非典型疑问句,《语言科学》第4期。
- 陈振宇、陈振宁(2015) 通过地图分析揭示语法学中的隐性规律——“加权最少边地图”,《中国语文》第5期。
- 陈振宇、杜克华(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第5期。
- 杜克华、陈振宇(2015)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戴耀晶(2002) 有关疑问句的几个问题,首届“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郭锐(2000) “吗”问句的确信度和回答方式,《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刘丹青编著(2008)《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卢英顺(2007) “吧”的语法意义再探,《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林凌(2007) 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艳梅(2012) 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屈承熹(2006)《汉语篇章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346。
- 徐晶凝(2008)《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
- 谢光跃(2012) 成都话疑问范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张谊生(2000)《现代汉语虚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珏(2014) 语气词的功能模式,2014年“语言的描写与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成都方言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赵媛媛(2006) 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杜克华 610051 成都,国家开放大学[成都] dkh303@163.com;
陈振宇 200433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chenchenyu@fudan.edu.cn;
陈振宇 310028 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706867589@qq.com)

The Formal Semantic Differences of *ge + ge* and *yi + ge + yi + ge*

..... Feng Yuli (216)

Abstract: The paper compare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differences of *ge + ge* “CL + CL” and *yi + ge + yi + ge* “one + CL + one + CL”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aims to give a formal account of the distributive effect of the two constructions and the temporal ordering requirement of the latter. *Ge + ge* always associates with a plurality to its left and introduces multiple assignment functions to assign values to individuals in the plurality, while *yi + ge + yi + ge* associates with the VP denotation and controls how a plurality participate in an event in the VP denotation by regulating the corresponding thematic role function. Moreover, *yi + ge + yi + ge* imposes a weak temporal ordering requirement on the subevents of an event in the VP denotation. The work in this paper is conducted in an event-based framework and can shed light on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distributivity, quantification and events.

Key words: reduplicative; event-based semantics; thematic role; temporal ordering; leftward/rightward association

The Passive Wei-Construction in Old Chinese Yang Jianqiao (232)

Abst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Wei-constru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sentences are not passive form. We hold that it is a mature passive construction which evolves in a period about 300 years from *Zuo Zhuan* to *Shi Ji*; and many philologists, such as Jia Yi and Mao Heng in the Western Han and some others in Tang, Song, and Ming and Qing dynasty also treated this construction as passive one. Based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concrete examples, this Wei-constru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passive, and the word *Wei* should be pronounced in falling ton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cause preposition *Wei*.

Key words: old Chinese; the passive sentence; the wei-construction

Pragmatic Function Formation of WA-ending Sentences in Chengdu Dialect

..... Du Kehua, Chen Zhenyu & Chen Zhenning (252)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n WA-ending sentences in Chengdu Dialect from multiple aspects; applies “weighted least edge map” for

automatic clustering analysis on survey data; and demonstrates that *WA*-ending sentences could be used for non-interrogative statement , exclamation and imperative with extremely complicated transitions , in addition to interrogation. Tendentious interrogation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grammaticalization for *WA*-ending sentences; later , in the wake of strengthening sentence unexpectedness , the negative function enhanced; and finally *WA*-ending sentences stepped over the border to form up the exclamation-dominated usages.

Key words: *WA*-ending sentence; scenario testing; automatic clustering; grammaticalization; un-expectedness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wang*(罔) *A wang*(罔) *B*” And “*lai*(来) *A lai*(来) *B*” in the Puxian Dialect in Fujian Province

..... Cai Guomei (266)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correlative constructions of “*wang*(罔) *A wang*(罔) *B*” and “*lai*(来) *A lai*(来) *B*” are very frequent in the Puxian dialect , both of which means that the phrase *B*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phrase *A*. However , they are somewhat different. The two types of constructions evolv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modal verb , “*wang*(罔) ” and the directional verb , “*lai*(来) ”.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behind this evolution: 1) similar semantic bases trigger similar evolutions; 2) analogy between the Mandarin “*yue*(越) *A , yue*(越) *B*” construction; 3)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from the Eastern Min dialect. The “tentative ” and “correlative ” meanings of “*wang*(罔) ” are important features of Min Dialects. Its semantic evolution , therefore , is: tentativeness > juxtaposition > correlative change .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coordinating; reliance change; feature word

The Durative Aspect Markers of Yancheng Dialect in Jiangsu Province

..... Cai Huaxiang (278)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durative aspect markers in the Yancheng dialect——*zhu*(著) , *zhule*(著了) , *lekuai*(了块) , *kuai*(块) , *lexia*(了下) . In Yancheng dialect *zhu*(著) and *zhule*(著了) can both mark progressive action